



陈伯吹传

苏叔迁著 · 未来出版社 ·

I247.5
2624

陈伯吹传

苏叔迁 著

未来出版社

陈伯吹传

苏叔迁 著

未来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青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72,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统一书号：10303·90 定价：1.45 元



上图：陈伯吹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下图：陈伯吹与儿童文学工作者



香樟颂

—为“樟树奖”作

香樟啊，您亭亭玉立。
一树蓬勃的生气，枝叶间洋溢朝气。

香樟啊，您那带黄淡绿色的花儿，
散发沁人肺腑的芬芳气息。

香樟啊，您这样的清丽、秀气。
梅杏桃李都景仰着您的美气。

香樟啊，您抒出的香气——
在文学的院里（那是《儿童时代》），
在艺术的宫里（那是市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
在教育的殿堂里（那是托儿所、幼儿园），
在医卫的园地里（那是妇幼保健院），
在千千万万儿童的心坎里，温暖晨和夕，
也在天下父母的心坎里，感谢长相忆……

香樟啊，您慈祥和蔼、文雅与高洁，
既是光辉的榜样，又是真挚的鼓励。

香樟啊，您生命之树常青，
笑微微、亭亭玉立在人间天际。

陈伯吹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

序

我和陈伯吹先生相识，大概总在五十年代以后了。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以后，每次有关于儿童文学的聚会或座谈会，我总可以见到他。那时他似乎住在北京，也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就迁居上海，不过每次来京，必有电话问讯。他是一位恂恂长者，虚怀若谷，他写过、译过许多作品，都是关于小孩子的，用的都是儿童都能理解接受的文学语言，浅显、细腻、活泼，足见他是深入到过孩子群中，在这点上我自叹弗如！

因为每次相见，总是在会场席上，没有深谈，这次读了苏叔连同志撰写的这本《陈伯吹传》底稿，才知道他在那么一条坎坷不平的生命路上，还那么努力深入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的生活，用文学形式来培育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在此，我向他献上羡慕和敬礼！



1985年6月23日

写在“传记”出版前的几句话

陈伯吹

我尚有这点儿自知之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十六岁时当上了乡村单级小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先在当年德国为了适应战时需要而创建的教育制度下的产物，即一人兼任校长、教师、校工，“肩旗打伞”由一人承担）的教师。三年后，以办学成绩优良，获得县与省的传令嘉奖（嘉奖令两状毁于“八·一三”抗日战争中），被提升调任县立小学的教师。按学历论，这是破格的待遇。从此担任每班一级的单一小学的工作，业余时间稍较富裕，就尽量利用来进修学习，青年人嘛，总是有点儿朝气，有点儿理想，有那么一股活力，自然而然地会在课外参加了当时进步的社会活动，何况当时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中。我们的领导同志不幸牺牲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我正在课堂上授课时，突然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同事徐学文）。幸经学生袁锷、方修（休）的帮助，宪兵搜查无着，得由校长具结担保释放。这样一来，在宝山站不住脚，流亡到上海，白天筚露蓝萎地工读，夜间埋头伏案写作，艰辛地苦度二年，在出版界与作者群中，终于获得点儿小小的名声。一九三〇年底，被北新书局聘任主编《小学生》半月刊。从此我脚踏两只船，既当教师，又当编辑，如是者十年。由于得到师友和社会人士的帮助，工作顺利，自己稍有进步。待等大学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年复一年，逐步提升为副教授、教授。到一九八三年，工龄已逾六十年（其中教师工龄三十四年），组织上和单位未让我退休。反正我得服从组织的安排与调遣；即使在退休后，也不愿

闲着一双手。人有一分热，总该发一分光。

但我不能以工龄较长而自满，应该自己反省和深入检查：我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没有？我有没有在教学、编辑、写作和翻译的业务中作出了什么成绩？我是否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上产生过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效益？……清夜扪心，深自惭愧！

象我这样的人，至多只能做为一个能做好本职工作的平凡的人，现在竟有同志为我写“传记”，仿佛我一生的工作与生活，还值得赞赏，可为他人作参考的模式。我诚惶诚恐，实不敢当！但又固辞不获，同志们都有他们写作自由的权利，我当然不能劝阻人家不写，那么，只能听之而已，只希望能实事求是地走笔。

此中只有一点可以说的，作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每周必来我处探访，提询问题，搜求材料，追忆当年情状……我在既惭愧，又感谢的心理状态中，总是实事求是地提供事实，并且尽可能提出在十年动乱里损失殆尽中还残存的一些资料，并记忆出一些人事、地点，借以供应作科学客观性实地调查的佐证，尽管“挂一漏万”，实所难免，但总得尽我心力而为之。

我感谢我的大、中、小学的老师，以及我的同学朋友，还有一些穷苦的亲戚，对我的成长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绝不能忘怀的。我现在仍在工作岗位上，而能不断地顺利工作，应该归功于社会的力量，特别应当归功于党组织从一九二六年起直接、间接的提携和指导。我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脑袋瓜里迄今绝没有“日暮近黄昏”的思想意识，我得依靠组织，依靠领导，依靠同行的同志们，余勇可贾地勉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我的“座右铭”。

1985、8、13、于上海

目 录

序	冰 心
写在传记出版前的几句话	陈伯吹
第一章 贫困的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乡村教师生涯.....	(21)
第三章 苦闷与追求.....	(36)
第四章 大学生活.....	(59)
第五章 辛勤的“蜜蜂”.....	(82)
第六章 孤岛.....	(100)
第七章 到大后方去.....	(122)
第八章 儿童文学的园丁.....	(149)
第九章 在斗争的漩涡中.....	(173)
第十章 光荣的一章.....	(202)
后 记.....	(210)

第一章 贫困的少年时代

金罗店，
银南翔，
铜真如，
铁大场。

这是嘉定、宝山一带颇为流行的民谣。当地老百姓按金、银、铜、铁的价值，比喻这四个市镇的繁荣与富庶的程度，说明素有“小苏州”之称的罗店镇，曾经是这个地区首屈一指的乡镇。罗店镇东市梢东南巷转角处的庙后街，有一座二层楼的院落，这座院落的结构和气派，跟富庶之乡罗店镇的中等人家是相称的。这里住着一对穷夫妇，男的叫陈文乔，女的叫张秀珍，祖上是“耕读传家”的小康之家，如今已成为破落户。原来，陈文乔祖藉苏州，其父迁居罗店，以种桑养蚕为生，勤俭持家，劳动致富，买来了这座相当可观的院落。谁知陈文乔九岁那年，他父亲便离开人世。按照罗店习俗，必须大讲排场，大办丧事。陈文乔年幼无知，听凭亲友摆布，用钱不少。丧事完毕，苏州、上海的亲戚又拿走不少东西，家道从此开始衰落。他父亲去世的第二年，陈文乔还只有十岁，就被送往南翔一家小布店去当学徒，后来成为布店专门向农村收购土布的营业员。店主则常年跑南洋各地推销。自从洋布充斥市场，农村土布滞销，薪水就少得可怜，家庭生活相当艰难。他二十岁时，与木匠的女儿张秀珍成婚后，男商女织，只能勉强度日。

罗店镇，紧挨长江下游出口处的南岸，被人们称之为“江南水

乡”。江南又是多雨地区，一年中完全晴朗的日子，不过一百五十天左右。端午节后，又是梅雨季节，柳宗元在《梅雨》一诗中，有“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的描绘。诗意图美，而笼罩在人们心坎上的感受却并不舒坦。梅雨过去，又是“三伏”天，这是江南最闷热的时候，人们就盼望喜降甘霖。江南地区偏偏是台风经常登陆的地方，暴风暴雨，人们又感到厌烦，多么盼望有个天晴气朗的日子。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即公元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三日，过后第八天，按气象，已是三伏天中“末伏”的前一天。“三伏天”，是一年四季中最为酷热的时间，而在立秋与“末伏”之交的“争秋夺伏”的日子，又是三伏天中最为燥热的日子。也是气象多变的日子。按照罗店的习俗，六月二十四日，是“雷祖的生日”。光绪三十二年的“雷祖生日”这一天，是梅雨期过后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万里无云，下半天四、五点钟（申时）左右，忽然，陈家院落里传出了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这哭声冲破了沉闷和躁热，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婴儿的个子不太大，却是红润白嫩，惹人喜爱，陈家夫妇视同珍宝，又因在“雷祖的生日”这天诞生，就给取了个小名“雷宝”。陈文乔虽然在十岁时就开始当学徒，却牢记“耕读传家”的传统，坚持自学，练成一手好字，懂得古代诗文，并向邻居姓沈的塾师请教，给自己第一个儿子取了个学名“陈汝埙”。陈汝埙，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老一辈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的真名。

一年半后，小汝埙添了个弟弟，名叫汝宽。接着，他的祖母故世了，又是大讲一通排场，大办一通丧事，结果是，“雪上加霜”，家里债台高筑，欠下大洋二百多的债务。二百大洋，对财主豪门来说，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黄牛身上的一根毛，对于穷苦人家来说，却是十分沉重的枷锁。之后，小汝埙又添了二个妹妹，三个弟弟，大妹虽然早夭，一家还有八张嘴吃饭。子女这么多，嗷嗷待哺，都靠小汝埙的父亲陈文乔独力支撑，肩上的担子是够重的了！日子最难过的，莫过于除夕这一天。有钱人家的孩

子，喜气洋洋地盼望新年快快来到，穿新衣，戴新帽，还可以大吃大喝。而五、六岁的小汝埙和三、四岁的弟弟汝宽，每年除夕，都要默默地、忧心忡忡地坐在客堂的角落里，提心吊胆地迎候提着灯笼的讨债人。这些讨债人都是镇上绸布店、粮食店、杂货店老板差来的伙计，他们见大人都躲去了，只是两个小孩子“挡驾”，也够可怜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还有一座比较象样的院落，不怕赖帐，也就不往下追了。后半夜，躲到外婆家去的——有时也躲在后楼的妈妈才回到孩子们身边，与两个孩子抱头啜泣，抚慰孩子们所受的委曲，鼓励孩子们要争气，……这些苦难的场面，年纪小小的汝埙几乎年年碰到，并且铭心刻骨，永世难忘。

然而，幼儿时期的孩子们，毕竟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抛却暂时的痛苦的，遇到欢乐的场面，也很喜欢“轧闹猛”^①。“爆竹声中一岁除”，到了大年初一，到了迎神赛会，到了上元节，小汝埙也喜欢挤到人群中去看热闹，小店里，小摊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画纸”——罗店人叫“画张”，等于是街头画展，琳琅满目的年画，上面画着《李元霸大战裴元庆》啦，《岳家军大闹朱仙镇》啦，《白娘子水漫金山》啦，《八仙过海》啦，《老鼠娶亲》啦……真是五花八门，一双眼睛都来不及四面观看，他就耐心地逐张逐张地看去，不知不觉地自己也进入了画中，和画中人一起活动，甚至帮着好人打坏人……这些“画纸”虽然够不上艺术品的水平，却也是给小汝埙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罗店镇一年四季的传统节日，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却也熏陶、孕育了小汝埙的想象力。小汝埙是吸收了这些精神上的营养，才根深叶茂的啊！

离小汝埙家的院落不远的地方，罗店镇东市梢，座落在一条

^① 轧闹猛，上海一带方言，就是赶热闹的意思。

不太热闹的、铺着石板的街旁，有一座朱漆大门的房子，这家的主人姓沈，是位秀才，四十多岁，居家无事，就给他自己家族里几个孩子授课。看到七岁的汝埙和五岁的汝宽聪明伶俐，又向往读书，就征得他们父母的同意，叫他们小兄弟两人也到私塾里读《三字经》。沈秀才是一位好老师，每到放晚学时，左手牵着汝埙，右手牵着汝宽，送他们回家来。

沈秀才不象其他塾师那样冬烘，整天板着面孔，动不动就用戒尺打学生的手心，而是亲切、和善地关心着汝埙兄弟俩。但整天教孩子们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天地玄黄”，“混沌初开”……不教唱歌，不教体操，更没有其它活动，私塾生活显得十分刻板，十分枯燥乏味，这哪能拴得住活泼、好奇、天真的童心？一天，小汝埙诵读不大认真，被父亲发觉了，父亲开始要他好好地诵读，不要马虎，他听了不开心，还倔强的顶嘴，父亲顿时大怒，就用绳子把他捆绑在客堂前的左边柱子上，以示惩罚。小汝埙一边流泪，一边沉思：父亲在南翔，难得回家，或两三个月，或半年，才回家一次，回来后就要去书房练字。自己却没有好好诵读，心里感到对不起父亲。他在《三字经》里读过“子不教，父之过”，觉得父亲管得严是对的，就丝毫也不埋怨父亲了。此后，他不敢再马虎、偷懒，但性格也开始转向沉默和内向了。

小汝埙十岁那年，还在沈秀才家读私塾。

一天，小汝埙到外祖父家里去玩。外祖父张桂荣是个做圆木的巧木匠，手艺高强，对小孙孙十分钟爱。外祖母是渔民的女儿，为人贤淑。外祖家住宝山盛桥（即今天宝山钢铁厂所在地）濒临长江。外祖家的房正是向前清拔贡李墨浓（宗瀚）租来的。李墨浓博学多闻，思想开明，辛亥革命后虽年已五十，还担任罗店镇的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校长。小汝埙想进第二高等小学读书，让外婆去向李校长说情。外婆先用试探的口气问：“李校长，我的两个小外孙想到您的学堂读书，您肯收吗？”李校长知道汝

埙兄弟俩是聪明伶俐的孩子，便满口答应说：“好啊！”外婆又说：“我女婿家境困难，连学费也交不起，怎么办呢？”“这没关系。我们学堂里有免费生的名额，专让穷苦人家的子弟来读书的。”

这年暑假过后，汝埙兄弟俩就一起免费进入罗店的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后改名罗阳小学）一年级读书了。当时小学分两部七年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汝埙兄弟俩没有读过初小，一开始就读高小一年级，等于进入完全小学五年级。他们兄弟俩连阿拉伯字母都不识，上算术课呆若木鸡，完全听不懂；而国语、历史、地理等课，是私塾里所没有的，听起来新鲜有趣，兴味挺浓。由于算术不及格，差距太大，结果留了一级。

留级了，汝埙兄弟俩也不气馁，继续用功读书。

学校放假了，老师们不到学校来了，但小朋友们自动地把学校当做“文娱”活动的场所。一天，汝埙到学校去玩，看到一群小同学围着一位高班同学，聚精会神地在听讲故事。只见那高班同学手中拿着一本书，眉飞色舞地在讲。他也就悄悄地挤进去听，只听那高班同学卖关子地说：“你们知道这本书里讲的是什么故事吗？”小同学们说：“不知道，快讲！快讲！”那高班同学说：“刚才，你们已听过了《怪石洞》，现在再给你们讲个《无猫国》的故事，但你们只能听，不要再象刚才那样提问，好吗？”小汝埙一听，后悔自己来晚了，没有听到《怪石洞》，就与小同学们一起说：“大哥哥，我们保证不提问，请你快说吧！”那高班同学就继续讲下去了。他说：——

英国有一个穷孩子，在一个经商的财主家当书僮，干些杂活。有一次，财主看他干活很出力，给了他一个辨士当赏钱。一个辨士，相当我们中国的一枚铜板，能买到什么东西呢？他到街上去买，什么也买不到，有一家人家可怜他，送给他一只猫。后来，财主要外出经商，问他的仆人们有没有东西让他带出去卖，也问这个穷孩子是否有值钱的东西给他一起带去，穷孩子摇摇头说：

“没有”。旁的仆人打趣地说：“你有一只猫呀！”财主说：“好，就把这只猫给我带去吧！”财主的轮船开到了一个老鼠成灾的多鼠国，却没有一只猫捉老鼠，国王非常烦恼，就出榜悬赏，谁能帮助他除掉鼠害，就要受到重赏。财主就把他带去的猫献给国王，捉掉了这个国家的老鼠。国王赏给了一大笔钱。财主回国后，又把这一大笔钱赏给了穷孩子，穷孩子从此就变成了富翁。财主有一个女儿，本来对穷孩子很友好，见穷孩子成了富翁，也就同他结成夫妻，过着幸福的生活……

小汝埙听得入迷了，很想借这本书出来看看，就说：“大哥哥，请你把这本书借给我看一下，好吗？”那高班的同学说：“是我爸爸从上海买来的，爸爸关照我不要出借。”汝埙又苦苦恳求，那高班同学还是不想出借，故意出了一道难题来逗他：“借给你可以，你要磕三个响头！”说着，举着那本书扬了一扬。汝埙看到那本书的封面很漂亮，二话没说，就向那高班同学连叩了三个响头，引起了一群小同学的哄堂大笑。他也不管这些，额头上虽然起了小疙瘩，但终于借到了这本书，心里还是乐滋滋的，摸了一摸额头，跟着大家一起笑了。原来，这本叫《无猫国》的书，是孙毓秀根据英国民间故事改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半个月后，他还了《无猫国》，又叩了三个响头，再借到了《怪石洞》。这也是孙毓秀根据《天方夜谭》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改编的。这是小汝埙最早读到的两本儿童文学作品。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国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孙毓秀是我国最早从事儿童文学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人。小汝埙在小时候有机会读到了孙毓秀改编的《无猫国》和《怪石洞》，是得天独厚的意外收获，从此他爱上了儿童文学，并且在自己的心中生根开花，这是孙毓秀所期望而又料想不到的。

第二年，汝埙十一岁了，和弟弟汝宽以及几个同学，到玉皇宫去看迎神赛会，回来的路上，不小心跌了一交，右脚踝挫伤，

伤后肿大，消退不了，医生误诊为无名肿毒，给贴上了什么知名的膏药，但久久不愈，因而行走不便，无法上学，于是又留了一级。后来，幸好一位农民发现，认为他不是患的无名肿毒，而是脱臼错位，并且帮他纠正了过来。

在没有上学的半年中，他就自学《幼学琼林》，还向邻居、同学借了《东周列国志》、《说唐》、《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来看。他最喜爱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特别是梁山泊首领“及时雨”宋江。后来，又借到一本《荡寇志》，一看开头，他觉得跟《水浒》的味道不同，不合他的心意，“这是什么玩艺儿？不看了！不看了！”只看了开头几回，就没有耐心再看下去，赶紧把书还给人家了。

小汝埙读书成“瘾”，简直成了个“书迷”。父亲每次回到家里，看到儿子这么喜欢读书，从内心里感到高兴。根据自己经商和接触生活实际的经验，认为小孩子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事，要把眼光看得远些，就从上海给儿子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后又买了一本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从此，小汝埙也有了两本心爱的课外读物了。他天天翻来覆去的看，几乎把这两本书都背得下来了。

在病假休息的半年中，他还向前来探望他的同学请教，自学补习了初等小学的算术，好让复学后各门功课都赶得上去。

小汝埙的父亲陈文乔，在南翔布店当职员时，结识了一位叫金玉叔的上海挚友。金玉叔的弟弟金季聪在山东历城县做什么大官。金玉叔约陈文乔等几个朋友到山东历城他弟弟那里去，他以为找点差事做做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万万没想到，陈文乔跟金玉叔他们一去半年，杳无音信。这样，家里人可就苦了，经常断炊，吃萝卜干，吃人家弃在地上的菜叶，吃黄米饭，十天当中几乎有四、五天饿着肚皮。汝埙、汝宽兄弟俩去上学，只得经常挨饿。

苦日子实在挨不下去了，母亲不得已叫汝埙写封信给在上海

洋行里工作的三叔求援。他已经给三叔写过两封信了，都没有得到回音。现在母亲叫他再写封信，他有些生气不想写了，但他瞥见母亲苍白的脸色，松乱的发髻，红肿的眼睛，一颗稚嫩、幼小的童心好象被钢刀绞碎了似的痛楚。

“雷儿，信写好了吗？”母亲带着酸苦的声调问。

“妈，我今天早上就写好了。”小汝埙说着，眼泪夺眶而出。

“那末，你念给我听听！”

他的双手有些发抖，捧着一张粗黄的劣质的纸，低声地念道：

三叔父：

前上两函，不知您看到了不？老是盼不到回音，母亲是眼也望穿了。

父亲远去山东历城，于今已半载多了。他决不是不顾念我们，因为他是那样仁慈的呀！或许至今仍然找不到事情做，所以不能把空信给我们。

三叔父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困窘呀！在我这枝笨拙的笔下也写不出来；纵然能写，又何忍去写？只要一想起家中这样清苦的生活，我便不管在家中，在校里，在街头，会情不自禁地泫然而泣。

三叔父啊！您每月能赚百块以外的钱，堂弟妹真幸福呢！您再也不会知道我同宽第是挨了饿上学的。母亲不忍听着弟妹的啼饥号寒，终于要我写着这第三封信给您。她说：

“希望您能寄十块钱来，救救燃眉之急，真心感激不尽。”

纸写完了，家里没有信笺；又没有钱去买。恕我不恭。

祝福您

你的侄儿雷上

婶母暨堂弟妹前请安道候！

信念完了，小汝埙的眼泪眼中，见到母亲又流泪了。半晌，母